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ГОД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

俄罗斯当代小说集

张建华 编

2006 ГОД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
俄罗斯当代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当代小说集/(俄罗斯)拉斯普京等著;张建华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

ISBN 7-02-005637-7

I. 俄… II. ①拉…②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1958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责任校对:吴钟璜

责任印制:李 博

俄罗斯当代小说集

E Luo Si Dang Dai Xiao Shuo 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37 千字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47 插页 3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02-005637-7

定价:64.00 元

俄罗斯文学今日话语

(代序)

俄罗斯作协主席 瓦·加尼切夫

要在一篇文章里介绍当代的俄罗斯文学,当然是不可能的。

这需要对小说、诗歌、政论、批评、随笔作多个长篇的综述。

这需要对文学的创作群体进行介绍:西伯利亚作家群——以瓦连京·拉斯普京为首,沃洛格达作家群——由瓦西里·别洛夫引领,库班—罗斯托夫作家群——继承了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创作传统,尤里·库兹涅佐夫的诗歌流派,米哈伊尔·洛班诺夫的文学批评,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和亚历山大·阿尔齐巴舍夫在农村题材,还有包括本人在内的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家。

故而,我仅谈谈对当代小说创作以及列入本文集中的作家的看法。

首先,我想指出当今被一大批文艺学家称作“活着的经典”的作家。世界著名的忧伤而又充满悲情的俄罗斯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弗拉基米尔·克鲁平,列昂尼德·鲍罗金,但关于他们我后面还要再谈。我先来谈谈文学的全景。

近十年俄罗斯文学的全景从体裁与风格来说呈现出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透过这一图景多彩的色斑与线条可以鲜明地显现出两种理念迥然相异的倾向,它们决定了今日俄罗斯文学的面貌。倾向之一受制于图书市场的影响并具有毫不隐晦的商业色彩,它以西方大众文化的范式为其鲜明的取向。成为主流体裁的甚至不是传统的侦探小说,而越来越多的乃是刑事犯罪或监狱小说,还有梦幻小说和幻想小说,还有所谓的言情小说,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性爱话题愈益张狂无耻。另一个倾向是对俄

罗斯经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对人民生活和历史的探究，对人的深邃的心理的把握，对社会进程发展模式的追寻，而最重要的——捍卫所谓的“小人物”，他应该享有的有尊严的生活、爱、幸福以及己见的权利。

迄今为止，作为崇高的道德标尺的巨型路标乃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人民建树的功勋，而近年来最为辉煌的作品之一是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的长篇小说《我的斯大林格勒》和《入侵者》，它们铺设了从当代通向悲剧性战争岁月的桥梁。作品不仅仅通过小说的情节再现了历史教科书（尽管如今许多教科书已经如此胡乱重写，乃至使人们无法搞清楚，1941年是谁发动了侵略谁的战争，而在1945年又是谁战胜了谁）上叙写的众多战斗与战役的画面，而且还探索了祖国保卫者们的魂魄与光辉榜样，塑造了充满激情与憧憬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同时还描绘了那些拿着武器踏上这片土地，妄图把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变成无言的奴隶的人的心理肖像。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没有让人们忘却俄罗斯人民生活中这一最具英雄壮举的插曲，永远为后人记录下了人在战争的日常中生动的生活画面。

在这一类作品中还有赢得了无数读者青睐的长篇小说《最高统帅》，作者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卡尔波夫是苏联英雄，他描写了尽管是充满矛盾的，然而仍然是伟大的人物约·维·斯大林。

在当今的小说中依然继续着战争——英雄这一主线的还有不少作家。如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他在篇幅相对简短的长篇小说《走向黑夜的人们》中成功地描写了俄罗斯士兵与车臣武装人员在夺取格罗兹尼城的战役中一个辉煌的战例；如来自伏尔加河岸的城市下诺夫哥罗德的年轻作家扎哈尔·普里列平，他在长篇小说《病理学》中再现了一个在车臣土地上，每日每时无不在被无形的死神光顾的士兵的心理状态。

与此同时，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们竭力展现生活丰盈多彩的全部内涵，描写人的复杂多样的精神状态，内心探索和哲学思考。如，来自库班的优秀作家维克多·利哈诺索夫的抒情性中篇小说《在别列斯皮沙洲的孤独的夜晚》，还有著名的精神探索作家弗拉基米尔·克鲁平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弗拉基米尔·利丘金的叙事性作品《无法言说的灵魂》，还有米哈伊尔·塔尔科夫斯基、奥列思·柯热杜勃和其他作家的短篇小说和中篇

小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家瓦连京·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它直接叙述的就是在今天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导致我们的祖国越来越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在普通人心灵中的反应。瓦连京·拉斯普京毫不忌讳涉及俄罗斯生活中最为突出和最为尖锐的问题,在中篇小说中提出了由于亚洲和高加索国家的居民向俄罗斯中部地区迁徙而导致的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他表明,伤害俄罗斯本土各民族居民的尊严必然会导致旷日持久的民族冲突,而这一冲突会给任何一方酿成悲剧。

俄罗斯小说界公认的大师瓦西里·别洛夫始终不渝,深刻而又诚实地笔耕不辍,在他的作品中再现了在历史与生活的考验中不断前进的俄罗斯人的心灵。

历史的观照——从来就是俄罗斯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往事乃是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例和情境的永不穷尽的宝库,它们时而会在生活进程的某一个阶段重现,此外,往事——还是一座英雄人物的画廊,是对伟大英名的检阅,为我们提供巨大智慧库的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的集成。所以,每一代作家都会面向祖国的历史,在伟大前人的事业中寻觅今日问题的答案。这里可以举出这样一些长篇小说,如亚历山大·谢盖尼的关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①和大公伊万三世^②的小说,安德列·沃隆佐夫关于亚历山大·肖洛霍夫的小说,瓦列里·萨姆舒林关于飞行员瓦列里·契卡洛夫^③的小说。在后一部小说(名为《斯大林之鹰》)的字里行间交织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崇高激情,英雄主义的精神,苏维埃人美好的追求,在空气中弥漫着的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不安和“古拉格群岛”^④的阴影。尽管如此,关于契卡洛夫的这部小说仍然充满了乐观主义的亮色。

著名的俄罗斯批评家谢尔盖·谢曼诺夫写出了《卢比扬卡》^⑤的七个

① 亚·涅夫斯基,13世纪的罗斯大公,统帅俄罗斯军队在涅瓦河畔击溃了瑞典的入侵者。

② 伊万三世(1440—1505)莫斯科大公,为建立中央集权的莫斯科国家建立了功勋。

③ 瓦·契卡洛夫(1904—1938)苏联英雄飞行员,完成了从莫斯科到远东,从莫斯科到北极的无着落飞行。

④ 指斯大林时代的劳改集中营。

⑤ 苏联克格勃的所在地。

秘密》这本书,作者依据文件,描绘出克格勃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如何强化他所捍卫的共产主义体制的令人信服的画面。他所撰写的关于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涅斯托尔·马赫诺^①的书也十分有趣。

历史小说家弗拉季斯拉夫·巴赫列夫斯基创作了长篇小说《中流砥柱》,小说描写了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②最后几年的统治,适逢斯捷潘·拉辛的农民起义,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以尼康和阿瓦库姆两人为首的不同教会派别的分裂,查波罗日人的暴动,围攻索洛夫科夫,近卫军暴动和其他的国家的动荡。这是巴赫列夫斯基最优秀的小说之一,除了上述重大事件外,小说还相当详细地描写了十七世纪各个阶层俄罗斯人的家庭的、精神的和日常的生活画面。

亚库特小说家尼古拉·鲁基诺夫写出了名为《听从成吉思汗的命令》的长篇历史小说。这部场面广阔的兼具文学性与哲理性的小说描写了成吉思汗缔造帝国的画面,在展现历史场景的同时还提出了人类命运中帝国性这一概念的意义问题。尽管书中所描写的事件业已历史久远,但长篇小说仍被认为是极具当代性和迫切性的作品。

在历史小说领域中耕耘的还有彼得堡小说家尼古拉·科尼亚耶夫,莫斯科作家伊万·乌哈诺夫,还有米哈伊尔·克鲁平,后者不久前出版了长篇小说《伟大的僭称王者》,作品描写了俄罗斯历史上一个混乱的时期。属于这类作品的还有德米特里·朱可夫的两卷集《俄罗斯伟人传记》,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大司祭阿瓦库姆,画家韦列夏金,斯克别列夫将军,恐怖主义分子和作家鲍里斯·萨文科夫,大力士伊万·波德杜勃内和作家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我可以自豪地写下这样的话语,几乎有三十年长篇小说一直在用艺术的手段探讨了俄罗斯海军统帅费多尔·乌沙科夫的生平及活动,这位伟人十八世纪在黑海与地中海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于一七九九至一八〇〇年间缔造了第一个摆脱了三百年奥斯曼统治的希腊国家,最后在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和财产分给了受苦受难的人们之后在修道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正是由于文学的这一努力使得他成为俄罗斯

① 涅·马赫诺(1888—1934)1918—1921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农民运动的领袖。

② 阿·米哈伊洛维奇(1629—1676)17世纪俄国的沙皇。

东正教会的圣人。

上述不少作家同时还进行揭示当代题材的创作。比如,同是那个亚历山大·谢盖尼,在表现出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题材作家的同时,还创作了反映当代生活的犀利的长篇小说《俄罗斯风暴》。这部小说初看起来讲述的是当代俄罗斯足球运动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探讨的是当代俄罗斯社会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思想的存在。

尤里·柯兹洛夫也是在这一领域创作中很有特色的小说家。他最近创作的长篇小说《不公开的表格》,可以说,是一部独特的具有学术品味的作品,作家试图揭示人是如何跨越生与死的界限的。

当代受到关注的作家还有米哈伊尔·波波夫,他发表的每部长篇小说都得到了读者的高度关注和喜爱。

回忆录——随笔类作品在今天的俄罗斯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这些作品基于作者个人的印象并传达了他对不久前发生的事情的心灵感受。近年来这一体裁最为突出的作品是斯坦尼斯拉夫·库尼亚耶夫的《诗歌、命运、俄罗斯》,它再现了从一九五〇年至今俄罗斯文学生活和思想斗争的历史。著名的俄罗斯作曲家格奥尔吉·斯维里多夫死后才发表的思绪录《作为人命运的音乐》的深刻性与趣味性也毫不逊色,作品展现了这位天才的音乐家,同时又是伟大的有良心的思想家与公民的本色。

著名作家列昂尼德·鲍罗金写了一本关于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间政治现实的真实的书,这位作家在社会主义年代曾因政治和宗教信仰悖逆于苏联主流意识形态而在集中营被囚禁数年。这本书的书名叫《别无选择》,它记述了作者为了俄罗斯的基督教思想而生活与斗争的事实,在集中营的岁月以及与不平凡的人物的会见,作家的回忆既是痛苦的,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

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的《热情似火的叛逆者——俄罗斯爱国主义三翼》是近年来文学生活中一个不同凡响的事件,作品是自传性的批评巨著,是为二十至二十一世纪俄罗斯政治、文学、社会和宗教活动家描绘的精彩肖像画廊,他们虽然倾向不同,但都自诩为属于爱国主义者阵营。作品中所涉及的人物有彼得堡和拉多日地区的大主教约翰(斯内切夫),格奥尔吉·斯维里多夫,瓦西里·舒克申,德米特里·巴拉绍夫,尤里·库兹涅佐夫,尼古拉·鲁布佐夫,瓦季姆·科仁诺夫及其许多他人。在“白银世

纪”文学领域做出了重大研究成果的有批评家米洛斯拉夫·古明斯基和谢尔盖·涅勃利辛。

今日的俄罗斯批评界,以及与这一批评毗连的文学肖像与随笔体裁也有值得夸耀的地方。费里克斯·费奥多西耶维奇·库兹涅佐夫的书《静静的顿河:伟大小说的命运及真实》堪称这一领域中最优秀的作品,它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侦探故事,讲述了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寻找与发掘的过程并证实了肖洛霍夫对二十世纪这一伟大巨著拥有著作权的真实性。

在批评领域十分活跃的还有像尼古拉·别列亚斯洛夫,阿列克谢·肖洛霍夫,卡皮托琳娜·科克舍涅娃,阿拉·波丽莎科娃等人。

今日的俄罗斯文学——一个自我发展的机体,她有众多富有才华的代表作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聚集在俄罗斯作家协会周围,协会与中国作家有着并继续着卓有成效和富有意义的接触与交流。

张建华 译

俄罗斯当代文学中的“红色情调”

(序二)

张 建 华

随着文学主流的消解与艺术意识的多元,俄罗斯作家创构的后苏联文学天地呈现出一派纷杂迷乱的景象。而其中的一支,没有远离天下的苍生,没有摈弃宏大的庄严,没有追求俗文化的时尚,更没有诉诸于私情的宣泄与肉体的狂欢,始终洋溢着俄罗斯文学经典所固有的,挥之不去的一种“红色情调”。

这种“红色”情调并非指文学创作中苏维埃革命主题的重现,亦不是指英雄或楷模的形象塑造,更不是指作品中思想大于形象的意识形态追求,而是指作家尊崇的古老而又朴素的文学理念——不忘历史,贴近现实,关注人心,体察人性,再造人格,是指文学作品的一种历久弥新的对精神理想的追求。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俄罗斯当代小说集》就是这样一种“红尘”滚滚的文学文本。

十五年前,庞大的苏维埃联盟国家轰然解体,但它所抖落的尘埃在俄罗斯人,特别是在俄罗斯作家的心目中却久久不能散去,这便是小说集的作者们所生发的重大历史情结的契机,是他们要表达内心无法忘却的历史文化记忆的动因,是他们对历史与现实重新审视和评判的来由。作家们认定他们所追寻的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精神崇高的审美理想没有错,但他们没有料到追寻理想的过程竟成了一段苦难的历史,更让他们哀怨与悲苦的是民族历史和精神理想在逐渐被人们淡漠和忘却,于是唤醒历史的记忆成为相当多作家们的“红色”共识。

出现在小说《纪念章》中的是对民族历史有着强烈情结的俄罗斯三代

人形象：参加过二战并获得过无数奖章的老坦克兵彼得万与老兵盖拉西姆，对为祖国受过伤流过血的丈夫们充满关爱的妻子们，风风火火、兴奋激动地传送通知邮件的姑娘帕舒塔，对爷爷们获得的纪念章无比羡慕、喜爱听战斗故事的两名儿童。小说让读者在感慨生命的有限而又无限的同时，体悟到民族历史辉煌过去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被抹去，作为已经成为俄罗斯人生命本体的一个重要组分，它已经被“带到了永恒之中”。著名农村题材作家别洛夫的《资料》记述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俄罗斯普通士兵拉甫卢辛一家人饱含血与泪的苦难命运，展示的是在民族危难之际俄罗斯人对祖国、民族、亲人忠贞不渝的大爱，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操。《走进天空》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其飞行员人生往事的回忆和对现实的思考，作者不仅把爱国主义的“红色”传统展现给当代读者，更将当代俄罗斯社会的物化状貌投射于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灵魂，足以令历史的过来者和后来人感叹，警醒。在这些不无传统的战争题材小说中读者看到的不仅有记忆与惦念，还有追问与思考。这些作品与传统经典的不同之处是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或父亲、或母亲、或丈夫、或妻子、或子女的血肉之躯，在他们的身上，坦克兵、普通列兵、飞行员、农民无不与父亲、丈夫、妻子、儿女成为水乳交融的统一体，公民的责任感、使命感及献身精神是从他们作为俄罗斯民族的一员，作为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和儿子的天性中流淌出来的，是他们独特的人性与人格的展示。作家们试图表明，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并没有远离俄罗斯的现实生活，只是由于社会形态的改变，他们一时从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中被排除了出去，作家在张扬爱国主义与公民精神的同时，更呼唤真正的男性精神与女性魅力的回归。《入侵者》是战争题材作家阿列克谢耶夫对其文学创作历程的追忆。小说中具有明显自传特点的历史描述不仅仅是战后苏联文学创作历史的再现，还是对包括斯大林、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众多真实的政治、文学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人性温情、理性精神与人文情怀的留恋。

《在别列斯皮沙洲的孤独的夜晚》中的别列斯皮沙洲是一个远离喧嚣的僻静山乡，“被放逐者”作家的精神家园，是他得以与包括十一世纪基辅洞窟修道院院长尼孔、十九世纪的思想家阿克萨科夫等一千年来众多俄罗斯文化名人思想交流的圣地。作家对千年俄罗斯历史充满眷恋的回顾与思考伴随着对苏联解体后的满目荒凉、物欲横流、信仰缺失、亲人离散、

文化远去的当下俄罗斯现实的痛心裂肺的呼号,对民族精神魂魄的呼唤。利哈诺索夫在这篇清淡隽永的抒情美文中以奇思妙笔点化充满诗意的氛围,营造着内心的宁静与圣洁。散文式的清新润朗不仅能让人感受到高雅的文化品位,还能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对俄罗斯现实与未来的精神忧虑。作家焦格捷夫在《往日的温馨》中没有停留在单纯的对童年往事的回忆中,而是通过莫斯科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怀旧”表达了对一种返回童真、原始、自然、坦诚无蔽的乡村文化的渴望,对真诚的人与人关系的向往。主人公没有将自己扮演成饱经沧桑、洞察一切政治与伦理的文化精英,而是以自然开放、率性任情的淳朴童真之态显身于现实,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寻根”意识。

“红色情调”的营造者们不屑做那种只顾沉湎于个人情感悲欢,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的文学贵族或是热衷于审美实验的文字玩家,他们无不将自己的创作与俄罗斯当下的现实生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揭露、鞭笞并不美好的现实与人生,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大众,同情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弱势群体,重新张扬作为俄罗斯作家创作生命与原动力的人道主义成为这本小说集“红色情调”的另一个鲜明的体现。

拉斯普京在《下葬》中以他一贯的创作精神——淳朴、率直、嫉恶如仇——讲述了一个乡村老嫗在城里死无葬身之地的严酷现实。小说横亘着愤懑之气,有一种罕见的批判锋芒,一股强烈的对新时期的苦难者,都市穷人的深深的悲悯。无独有偶,《出逃》中的耄耋老嫗自我放逐式的离家出逃,生命的叶落归根处难觅的悲剧是对造成她“活也活不下去,死也死不出个基督徒样子”的社会现实的控诉。《一件邮包》讲述了一位退休老妇人艰难的晚年生活,这个不屈的俄罗斯妇女,列宁格勒围困的幸存者,在得到国际服务中心赠送给她的大邮包后不但没有感到任何快乐与兴奋,却有一种酸楚与羞愧涌上心头,因为她从中看到的是一种“压抑的,乞讨的生活”,感受到的是民族自尊的伤害。《没有登记的爱情》并不是一篇爱情小品,它记述的是彼得堡新流浪汉的生活,他们中间有街头的卖艺人,无辜被投入牢狱的女子,沿街乞讨者,妓女,小说是这些受苦人的生存与情感的真实写照。小说《上帝的赐物》展示的是苏联解体前后位于乌拉尔山麓的车里雅宾斯克的社会生活现状,《过客》描写的是俄罗斯

普通乡村人民对历尽劫难的当代俄罗斯社会的反省与思考。如果说《金色的链条》描写的是孤苦伶仃的奥莉娅极度穷困、人格尊严俱毁的人生悲剧,那么《混沌之乡》的作者,著名的哲理小说家克拉斯诺夫则以短短的篇幅,简约的叙事和隐喻的手段展现了一个缺少光明、黑暗处处的令人绝望的现实世界——“混沌之乡”。这种绝望,这种不可救药,读者还可以在小说《额发》所揭示的荒唐的极致中得到证实。作品中荒唐的极致并不在于男主人公在街上被强行抓去完成一次性交易的故事本身,而在于当今俄国政坛上的无耻和无所不用其极,伦理道德在政治干预下的彻底沦丧。上述作品的巨大感染力首先在于创作者充沛昂扬的激情,作家无法容忍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七十四年后的今天,俄罗斯人民依然陷在贫穷、苦难的深谷,仍然与幸福美好无缘,而社会的精神道德似乎跌到了无法挽救的颓丧的边缘。市场经济时代的利益原则并没能影响作家们挺身而出,率意而为,他们依然凭借心灵的正直,直陈也许并不被市场看好的“旧话”,关注并不美丽的人生,批判悖逆正义的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营造“红色”情调的作家们确实是俄罗斯普通大众的代言人。

随着俄国社会市场化、商品化进程的加剧,俄罗斯当代人对物质的追求日益显露,民族的精神信念在这强大的物化大潮中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有鉴于此,小说集的作者们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忧虑:“难道市场、商品、金钱就是俄罗斯社会的理想家园?难道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归宿就在物欲化的生命存在?”诚然,作家并非抵制现代文明,却是带着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怀疑,高声呼唤着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回归。因为,如同作家萨姆舒林在他的小说《贱如草芥》中所说,“轻视精神就是轻视生命”。

《妖魔》是被称为魔幻作家的马姆列耶夫的关于俄罗斯民族如何得救的寓言。俄罗斯汉子伊万努什卡一直在寻找一个完美的,足以承载他生命与信仰的地方,几经苦难、折磨,几度漂移、寻觅,终于在圣母的感召下求得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回归。主人公的漫游与漂泊乃是俄罗斯民族生存困境与精神无寓的隐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中,俄罗斯民族应该不怕任何恫吓与威胁,应该拒绝一切诱惑与欺骗,他不仅需要捍卫精神家园与坚守价值理想,更需要对生活本身的透彻体悟,爱和信仰才是民族存活和兴旺的希望。这篇文学性并不很充分的短篇小说的确道出了俄罗斯民族精神追求的深邃。小说《贱如草芥》再现的是一个欲望化与市场

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充斥着“被凄苦和平庸的生活折磨得身心俱疲的人”。“恶行无所顾忌地上演着”,“民众迷失了自我”,“人们无一例外地被孤独所包围,好像深陷泥沼,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才能不让自己沉沦下去”,面对这样的现实,作家感叹道,为教堂“翻新、上漆、涂金,这种事我们想做就能做到,可灵魂重生却未必见得”。老诗人库尼亚耶夫在《美好世界的形象》中塑造的是一个受到俄罗斯百姓爱戴,却不为当权者看重的诗人鲁布佐夫的形象,张扬的是浓缩在这一文学肖像中的一种民族自尊,对当代物化社会诱惑的拒斥,一种伟大的心灵的宁静与圣洁。《秋日》以雄健、深沉、凝重的思想和哲理韵味启悟读者。叙事人秋日里在叶尼塞河畔的狩猎成为向读者展示俄罗斯自然风光及其人文传统的绝好媒介。作者用抒情的笔调表达了这样的理念:“努力守护住优秀的传统”应该成为“为俄罗斯服务”的前提,应该成为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普希金传人的神圣使命。

“红色情调”稀释了苏联文学曾有的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充满着浓郁的人性思考。苏维埃及后苏联年代“红色精神”的激荡被小说家置换为对一种超阶级、超时代的爱与信仰,人格与精神的追求。小说中的恶从制度被收拢到特定的人心,人性与人格中,对贫乏精神与残缺人格的深恶痛绝,呼唤爱与信仰、美好人格与精神文化的回归,成为作家们根深蒂固的伦理与意识形态追求,成为“红色情调”不可动摇、无法改变的根底与精义。

《军官日志》是直接涉及苏联时代信仰话题的作品,是一篇表现信仰力量的小说。以对话构成的小说提供了与以往对苏联军队生活描写大相径庭的文学书写。一位军校毕业的中校,一个唯物主义者 and 共产党员成了上帝的信奉者,而一位负责监督军人思想行为的特工人员居然也在他的感染下,领略了宗教带给他的快乐与神圣。小说中人物的宗教情怀并没有导致他们成为真正虔诚的宗教徒,却显示出对禁锢人们思想与行为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批判,对人性以及人真正精神价值的追求。小说的叙事背景地是东西伯利亚边陲共和国布里亚特,一个基督教、藏传佛教、萨满教等并存并相互影响的地区,神奇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使这里成为天然生长宗教大树的地方。作家有意识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怀,让人们以一种敬畏、肃穆、虔诚的态度去重新思考社会、人生中的精神价值。

《红手机》的作者,当代俄罗斯最具读者人气的作家之一,波里亚科夫用一种调侃、戏谑、幽默、讽刺的笔调彰显了后苏联“当代英雄”——一对俄罗斯新贵夫妇面目可憎的身心:对金钱财富的追逐和欲望的放纵。无论是有文化的,善于取巧钻营、不断发迹的丈夫还是有美貌的,不断更换丈夫、擅长攀附的妻子,都显示出人性本来贪婪残酷的底子。《给妻子的礼物》讲的不是关于夫妻的浪漫情事,却是一篇涉及到包括民族生存未来等多种问题的幽默诙谐的小说。从车臣战场归来的农村青年,一个已经有了两个女儿的父亲,为了摆脱一家人的生活窘境给妻子买来了避孕套作礼物。而当他意识到俄罗斯人口在减少,俄罗斯民族可能面临没有男儿保家卫国的未来时,明白事理的乡下人扔弃了给妻子准备的礼物,决定尽男儿之责,担父亲之任,宁愿受穷受累,为民族的生存、繁衍和振兴做出男人的贡献。同样严酷的生活环境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与人格:有文化的俄罗斯新贵的人性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不断地沦丧和劣化,文化不高的普通农民的人格却在生活的磨砺下越来越美好鲜亮。这不啻是在提示读者,人格问题显然不在于环境,而在于人的主体,在于人性的相异。

如果说小说《变异反应》,《阿里阿德涅的黑线团》承载的是一个独特时代独特人群的悲剧,那么《杀父》则是作家对民族普遍命运的一种思考——民族本性中爱的残缺。这篇普罗哈诺夫的新的战争题材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车臣战争的故事。俄罗斯特警部队以杀死一个善良无辜、而又充满爱心的车臣老人为代价,最终达到了引诱并杀害他的儿子,车臣武装人员首领曼苏尔的目的。大尉叶里扎罗夫虽然完成了武装“剿匪”的军事任务,但他的心似乎已死,因为他觉得,“曼苏尔的生命仿佛是与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主人公的心态表明,兄弟民族在相互仇杀的争斗中不会有任何胜利者可言,俄罗斯,乃至人类的悲剧恰恰在于民族间理解与爱的缺失,一旦失去了这种理解与爱,“新的战争会像群山一样,一场接一场地向他逼近”。作家穆斯塔芬说,他在《小马驹和两种命运》中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沙乌卡特是个善良而乐于助人的男人,但酗酒成性,酒不仅损害了他自己的身体还连累了他的一家,但自从养了一匹小马驹,他的命运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不仅戒了酒,还懂得了珍视生活,珍视生命。小马驹成了主人公截然不同的旧生活的结束和新生活的开始,

而导致这种变化的根由是那匹小马驹所激活的他心中的爱与善。

“红色情调”崇尚一种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民族道德与精神魂魄。作品通过不显山不露水的日常生活事件的描写,表达作者对真诚人生、纯真爱情、人与自然和谐的赞美,将维系俄罗斯人生命存在的美好品格,崇高道德与人文精神重新发掘与张扬出来,显示出一种完美的道德理想主义,令读者难以忘怀。

小说《礼物》中,一个在苏维埃时期就是共产党州委干部,在新时期当上了州长的孝子要给一生都住在土坯房的老母亲盖一座新房子作为礼物,但因人言可畏儿子最后还是不得不将已经建好的新房拆去。作家叶基莫夫显然不是在批判新当权者的以权谋私,也不是要揭露他们的贪污腐化,老母亲对儿子说,她其实并不需要为她盖的漂亮的新房子,她希望恢复祖先曾留下过的小教堂,她宁可建造一座美丽的小花园,因为“我们都会死,……也许,村子都会不存在,但梨树能活下来,一年四季都在,一茬接一茬地开花”。风烛残年的塔伊萨大娘“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圣洁”,人的一辈子如同漫长的路,生活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重要的是不能忘却俄罗斯民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天性,不能丢弃自古以来就有的宗教情怀,这样,在暗夜中就能看到明灯。超越凡俗而走向神圣,超越卑微而达到崇高,在物质与精神文化传统的选择中,作家似乎更看重后者对生命存在的重要。

《初雪》是对青春觉醒的咏叹,更是对纯洁道德的赞美。白雪初落的乡间景色与十六岁少男初恋的清纯情愫和谐一致,奠定了故事真切而又浪漫的情思意绪。腼腆少年的青春之火,尚有几分懵懂的幼小心灵对美丽异性朦胧的倾慕,别离的难言心态,没有终结的思念,还有更为严谨的道德理念,全都蕴蓄在主人公恬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情境的叙说中。洁白的初雪、纯洁的初恋令人心醉,但更令人心醉的是俄罗斯少年那颗未经尘世浸染的美丽、真诚的心灵。《瓦尔代湖》以清新、质朴、明丽,富有乐观主义和充满爱的精神而感染读者,女作家对大自然与俄罗斯历史的向往,对爱的理解、憧憬,都洋溢着一种忠诚而热烈的道德情趣。《当石头上开出浅蓝色的小花花……》中发生在俄罗斯乡村中的男欢女爱有着一种独特的野性与热烈,趟过男人河的女主人公宁卡难能挣脱的情欲表相下深藏着一种纯真美好而又始终如一的炽热情感,一种具有儿童般清纯,毫无心

计、两小无猜的本真自然。而作家奥诺普里延科讲述了爱如何经历《雪的洗礼》，突破时间的牢笼而绵延流转，成就了新生命的诞生。这一组小说所赞美的纯真爱情似乎没有经历任何世俗功利的污染，清纯得像一泓甘泉，显现出俄罗斯民族的一种强大的忠实：对美好情感的忠实，对美与爱的理想的忠实，对民族传统道德的忠实，即使这种忠实鬼使神差地让主人公错过了一场原本应该发生的美丽的爱情。

瓦尔拉莫夫的《冬钓沃热湖》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作家对冬钓、乡间木屋的倾心是他回归自然与大地的一种渴望。已经在莫斯科安居的“我”始终在寻觅一处能够放下生活行囊，让灵魂宁静安然的驻扎之地。都市是繁华热闹的，却因它的嘈杂、无序在骨子里是虚假荒漠的，而乡间、林中、湖畔则相反，外表荒蛮内里却真实充盈，大自然是主人公赖以安身立命的灵魂之屋。作家都把自然看做俄罗斯民族第一位的生存家园，人类文明的物质源泉和精神归宿，甚至是近似宗教的“彼岸”，一种超脱社会存在，实在具象的美与真的理想“彼岸”。

小说集中另有一组作品或充满对当下世界重大问题的关注，或表达对文坛现状的理性思考。作家克鲁平在散文《美国佬，滚回老家去》中对国际社会中的霸权主义，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表达了强烈的谴责。《战争与鸽子》是作家对伊拉克战争的新的思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集附录中邦达连科以饱满的激情写下的《热情似火的叛逆者》。著名评论家对“爱国派”作家的思想倾向与创作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与认识俄罗斯当代文学“红色情调”全景的绝好视角，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作家群体对时代环境变化所表现出的思想上的刚强，道德上的坚守，情感的镇定与豪迈，当然，也有情绪上的不安与焦虑。

当代俄罗斯作家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现实的发展和变化超出了他们的虚构与想象，曾经被社会所遵循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实呈现出万千令他们震惊的景观。无法否认，面对这种陌生化了的现实，他们中的一些人确有些手足无措。历史事件与个人经验的重合或背离，使他们有时游走于清醒与迷乱之间，表露出自我矛盾和无法消解的焦虑，再加上一些作家年龄上的原因，使得他们中的有些人想逃离现实，远离时代，退回书斋走进历史，驻足在对苏维埃以往的苦恋中，也有人用幻想与冥想走进个人心灵的“避难所”，成为“游离者”，作